



本期故事：

我经历过的艰难时刻……

冲出困境

杨莹

失业，借贷，流离失所，远走他乡……这是我曾经历过的艰难时刻。现在回想，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？可当时，我却感觉像是天要塌了，一度陷入绝望之中。

那一年，我三十好几了，仍然是一名临时工，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干着和正式工一样的工作，任务一个接一个，完不成就扣工资。我的人生目标很渺小，就是转正，但，就是这卑微的愿望也很快破灭了。在一次工资被扣光还不够抵扣任务的那个结算日，我又一次被上司夹枪带棒地指责讽刺一番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靠关系混进“队伍”却一无是处的Loser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我受够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理解的白眼。在和上司大吵一架后，我愤然辞职。

吵架固然痛快，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，冷静下来，我多少有点后悔。没有年龄优势，没有文凭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更没有钱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听说我辞了职，老公沉默不语，只深深叹了口气。他在镇里一个不起眼的事业单位工作，收入不高，那几年又赶上改制，工资早就发不下来了，为了生活，他在镇上打零工，所得寥寥。我们一家的生活早就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，我的辞职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

但，前弓没有回头箭，前思后想后，我决定做点小生意。听从朋友的建议，我卖起了锅贴馍。成本小，风险低，虽赚得不多，但好歹是自己的生意，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。累是累了点，但我越来越感觉生活有了盼头。

生活刚向我露出微笑，另一个打击却扑面而来，这是一记重锤，几乎把我打趴在地上。我们住的房子是老公的单位租借的，虽然简陋，毕竟是安身之地，但现在房主要收回，只给我们一周找住处的时间。正是三伏天，大街上热浪滚滚，我的心却似掉进了冰窟里。擦干眼泪，我的倔劲就上来了。命运待我如此薄凉，我偏偏不低头。没钱，我借，没房，我买，我就不信，天下之大，竟无我立足之地！

新房到手了，代价是借了一屁股的债，怎么还？除了不服输的倔强和一往无前的勇气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新家没住上两天，我和老公就收拾好简单的行囊，奔向省城。我们在大学城附近开起了小饭店。老公是个书呆子，只会做些简单的活。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，我家刚好相反，我是大厨，老公则打下手。我不抱怨，也没空抱怨。这是我的选择，怪不得他人。老公是我选的，辞职是我选的，借钱买房是我选的，到省城也是我选的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算是风雨兼程，除了咬牙坚持向前冲，别无他法。

其实以前我也只会做家常便饭，厨艺也一般，但谁生下来就会做饭呢？跟人学呗，人家做啥我做啥，多做几回就会了。慢慢地，生意走入正轨，每月的盈利除了还债还有结余。我们不再是每到月底就发慌的月光族了。

一切终于月明风清了。我们早无债一身轻，又买了车，生活渐入佳境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就关门大吉，一家三口来个快乐的周边游。该奋斗时努力奋斗，该享受时尽情享受，这才是美好的人生呢。

回望当年最艰难的岁月，我庆幸我没有被命运打倒。我特别喜欢现在流行的一句话：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没错，再难的困境，只要努力向前，就能冲出去，冲出去，就是春暖花开。

赊账的日子

君珺

刚参加工作时，我在一所学校当老师。学校对面，是一溜儿砖木架构的低矮房子。那儿有一个门脸不大的杂货店，凹缩在低矮的房子中间，毫不显眼。我每天上下班从那过，经常到那买烟、肥皂、洗衣粉等日用品，便与卖东西的李大娘熟悉了。李大娘60多岁，细眉善目，与人说话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和蔼可亲。她有个儿子，年纪与我差不多大，时不时地帮着她卖东西。李大娘叫他“弟弟”，我与他相熟后，便也这样称呼他。那杂货店面积不大，但店里面品类不少，店铺又临街，因之生意颇为繁盛。

我那时因刚参加工作，工资低，经常到了月底，还差好几天发工资，就把钱花了个尽罄，两手空空了。好在发工资时已经预先买好了一个月的饭菜票，不至于饿肚子，但香烟一类的零用品，却无钱购买了。每月月底的那些天，过得实在煎熬。也就是在日子难熬的一个黄昏，我下了班，站在李大娘的杂货店里，身子倚在玻璃柜上，和她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，两眼不时看着玻璃柜里面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香烟，馋涎欲滴。在夕照里，走来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，显然与李大娘很熟。他对李大娘大声道，来两瓶桂林三花。李大娘从墙柜上拿下来两瓶三花酒，递到汉子手中。汉子拿了酒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走了几步，才回过头来说，老规矩，记账。就见李大娘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学生用的练习簿，在上面一笔一划地记了起来。我斜眼一看，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记了一页了。显然，有不少人和我一样，到了月底，捉襟见肘，便在这儿买东西记账。我看着李大娘，心里想，还可以赊账的呀。我嘴唇无声地翕动着，想和她赊几包香烟，但是又怕她看不起我，毕竟，我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啊。当我实在忍不住，吞吞吐吐、期期艾艾地挑明我的意思时，李大娘一句话没说，爽快地点头答应了。正在此时，弟弟也走了过来。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，先递给我一颗烟，然后从柜子里拿了几包烟给我。我当时心里一阵感动。要知道，我只不过是他们这儿的顾客，萍水相逢，并不知根知底，他们能够这样信任我，是把我当做自己人呢。打那以后，我在月底的日子也是阳光灿烂，好过多了。没钱怕什么，我可以到这儿来赊账。我赊的东西，从烟蔓延到肥皂、洗衣粉等一切东西，不一而足，缺什么赊什么，好像这是我家开设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仓库。

有一件事，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层。那天发完工资后，我到食堂买好了一个月的饭菜票，到电影院看才上映的电影《少林寺》。看完电影出来，已是凌晨，想到旁边的冰室喝冰水。一摸口袋，糟了！钱不见了。

我翻遍了所有口袋，都没找到钱。那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！第二天，我到杂货店里，垂头丧气地跟他们说起我倒霉的遭遇，大骂“三只手”丧尽天良。李大娘同情地看着我，对我说，这个月，你缺什么尽管来拿行了。弟弟也在一旁不住地安慰我。那个月，我除了一日三餐之外，

其余的生活用品，全是他们这个店给赊账解决的。我到店里去，就像在家里一样随便，时不时地还在他们店里蹭顿饭吃。

赊账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。后来我加工资了，手头没那么拮据了，就不赊账了，但我还是不时到店里买东西，与他们聊家常。久了不见他们，心里就有一种念想。

我不会忘记李大娘和弟弟，是他们在我最艰难的窘境中助我渡过了难关。



一天干出两天的活

周剑江

说到人生极为艰难的时刻，我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，自己以回乡知青身份从事蔬菜生产的务农事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时间是5年左右。如何艰难？一是劳动时间长，二是劳动强度大。

先讲劳动时间长吧。一是一年365天，就只有春节才有七八天的休息，其他时间都是劳动日，天天出工。二是工作日的劳动时间长，一般是早上6点钟出工，傍晚7点钟收工，这其中还不算诸多的加班时间。要知道，那时候蔬菜生产队加班加点是常事，一年里将近有半年时间要加班。

加班干什么？主要是收摘蔬菜和挖地打泥块。收菜要保证新鲜，所以，我们往往是清晨4点钟出工，收好的菜，先捆扎好，再洗去泥土，然后或肩挑，或用木板车拉，要在7点钟左右送到数里外的蔬菜公司收购站过秤。挖地打泥块，一般是在晚上有月亮的时候进行，没月亮就点上汽灯干。时间是从9点钟到11点钟。何为打泥块？就是每人持一个手把长约1.5米，一头有长约一尺圆木槌的农具，叫泥块槌，10来个人站成一排，一路捶将过去，把菜地上翻耕出来的大块泥团捶碎，以便播种或种菜。如此算来，一天的劳动时间近15个小时，按现在的工作时间算，差不多一天干出两天活来。

再讲劳动强度大。当时化肥极少，而种蔬菜又需要大量的肥料。那时城里的厕所绝大多数都是靠人工掏粪的，于是，每天还从来没有亮，菜农们就要挑着粪桶进城“义务”掏粪。这路程来回平均有五六里路，肩上的担子有百来斤，那臭气且不去说它，光这沉重的担子，压弯了多少老菜农的腰啊！挑粪回来，立马就要到菜地上干活。有时早上不必进城去找粪或积垃圾，就得拉板车送菜进城。这拉板车的当然是青壮年，那时年轻有力气的我是当然人选。一车菜千余斤，靠人力拉着走，路程有三四里，其间要上新桥与解放桥这两个高坡，那时这两个桥头坡要比现在的坡高得多，很难拉上去。拉车人如老牛，加上后面推的，弓腰踏步步沉重，手脚腰都要使尽全力才行。而下坡呢，那板车是没有刹车装置的，全凭力气把控，一旦失控，板车如野马狂奔，那危险就大了。

到了中午，若是夏天，那火辣辣的太阳可是毫不吝啬的，真个是炎炎大派送。菜地上的干活人呀，一个个皮肤如煮熟的虾——全红，大多被晒成了非洲人。至于汗流浃背是常事了，衣衫湿透是小事了，不断冒出的汗水呀，硬是蛰得人的眼睛辣辣的，都要睁不开了。此时此地，印证了白居易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的诗句，自己真可谓亲力亲为，亲身感受个中的劳苦滋味了！

对于这种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累我不怕，因为那时年轻，身体又好，埋头苦干苦熬就是了。我始终勤劳踏实如初，一如既往地干好重活累活，同时注意搞好人际关系，谦虚谨慎做人。有道是“公道自在人心”，在我任劳任怨地干了5年后，大队的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教师，于是干活下力，为人老实，追求进步，在本大队学历相当高的我（高中毕业），被点将去当了民办教师。从此，我与极为沉重的农活“拜拜”，走上从教之路，开始了另一种人生。